

宋方蛟峰先生文集卷之二

三韓後學張一魁梅菴編次

又宗谷霖蒼先生鑒定

秦臺筠菴侯良翰介夫甫較輯

古董後學虞世愷尹疇叅訂

蛟峰集卷之二

後裔庠生顯旭述

書劄

上封事

宋理宗書

六月吉日奉議郎祕書郎兼國史實錄院校勘臣方某謹  
齋戒裁書昧死頓首百拜獻于 皇帝陛下臣聞可使小

人受隱狀之福不可使小人顯狀有勝君子之名勝之名一立則南衙北司之勢自此分天下國家有亡之幾自此決矣左右小臣供酒掃急奔走人主日與之接豈能忽狀無愛之之心哉但不當使之竊威福與外廷角勝負愛之而又以威之可也一或有罪惟恐不知小則斥大則刑無所寬縱如此則使之弄權孰敢哉治世者小人失志之時也亂世者小人得志之時也爲小人禱者必祝其遇亂世勿遇治世臣竊以爲此非善于愛小人者小人之在治世欲爲豺狼而不得噬欲爲蛇虺而不得螫信乎其不得志

狀無大惡無大戮抑之乃所以全之詎非福乎若其在亂世豺狼當路而不可問鴟鴞橫翔而不可擊摺權納賄而上不知蠹國殄民而下不告是天將稔其毒而戮之若國家危亡小人獨能存乎狀則英君毅辟爲小人回互而求一勝者雖曰愛之而實非所以福之小人得志何所不爲寵則驕驕則橫橫則不可制漢唐之季建置太子在奄孺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彼其初豈有此心哉人主寵之以教其驕縱之以教其橫爲之除異已者以教其不可制勢燄薰熾天下之穹官美爵大半出其門下豈復知有天子

哉彼自知結怨于忠良召怒于天下萬一值英明之君決不赦故于危疑緩急之際不容不貪天之功以爲己功當此之時雖欲除之其可除乎彼其罪大惡極朝廷不能誅之則天下必有起而誅之漢之宦官陳蕃竇武爭之不勝而并州之將乘天下之憤而操戈以殪之唐之宦官宋申錫攻之不勝而河中之帥乘天下之怒而移兵以屠之狀則漢唐之君前日所以寵之縱之廼所以益其妄甚其毒而投之死地也爲此司者必欲與南衙角一勝負豈其福哉人主之愛小人而使其至此甚非善于愛小人也恭惟

陛下聰明而英毅中正而密察天下事事物物無不洞照其是非而獨于左右之小人未能以義斷恩以公割私何也臣竊料陛下英明而獨未悟左右之奸邪者其弊正自英明始何者英明之君多欲自操天下之權彼惟因人主欲自操其權也故間摘事之可悅可信者而試之使人主行其說以漸侵外廷之權外廷之權一侵則彼之說益進帷闥之密簾壁之窺君怒知怒君喜知喜留正未遷左轄而姜特立先泄之以爲己功洪邁未除西垣而淵覲先賣之以爲己力其欲進某人也非一日之譽游談之助足以

方蛟峰先生文集 卷之二  
宿留宸聰欲退某人也非一夕之毀浸潤之譖足以潛蓄  
天怒陛下但見威福之出于已而不知彼實借吾之權以  
行其說而簸弄于中外烏在其爲權在我也臣又料陛下  
英明而獨不肯少裁左右以正綱紀者必謂此朕家事無  
與外也

**將分官府爲二也**臣竊謂不朕大抵小人之在  
君側其操心何所不至其所不敢動于內者蓋有所憚于  
外彼其顏情稔熟豈懼澌狀之人主哉若外不足憚自宰  
相至百官皆俯首弭耳以下之則此曹無憚忌之心生無  
憚忌之心生則無君之惡動矣臣又料陛下英明必曰聰

明自我剛毅自我此輩雖縱橫于外豈能賣國哉臣亦曰  
聰明如陛下剛毅如陛下萬無此事朕陛下獨不爲他日  
慮乎此曹素輕朝廷倉卒夜半禁中出半紙召某人外廷  
素無權拱手唯唯誰與之角是非者臣又料陛下英明而  
思慮獨不及此者必曰晚唐以內侍典兵故其權足以易  
置社稷今之內侍無兵雖縱橫不足以亂天下臣竊謂不  
朕嬉笑之間有機筭焉樽俎之上有戈矛焉陛下不可謂  
此曹無兵也况修內一司以工役爲名爲天下逋逃淵藪  
藏奸聚惡數百人凡州縣寨鎮之兇人巨盜刑于有司不

容于鄉井者皆歸之又散而巢于某庄窟于某場皆內司之牌號也皇城禁旅實掌握之武庫甲兵實管鑰之如此而尚得謂之無兵乎蘓軾有言方其始也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干戈取之而不足與其他日以干戈而取之孰若今日以臺諫而折之臣非黨臺臣者夫不得其言則去臺臣之志願畢矣尚何助哉但不去二孺則陛下縱虛賞言官一日而九遷之于國家之安危實無所益且南衙北司勝負之分乃天下國家存亡之一決此則臣所甚懼也臣此月六日嘗移書宰相勉其行申屠嘉之事而七日

卽得寒邪之疾伏枕者兼旬矣茲又聞道路憤怨而切齒于二孺臣雖病睡不能着力疾輒爲此疏自知瀆犯天威倘聖明白愛其國亟出二孺于外以拔膏肓之病根小懲而大戒使此曹得以全其身全其家卽所以愛之也臣昧死惓惓下情無任伏藁俟罪之至不備

上廟堂書

六月吉日具階方某惶懼頓首百拜致書于大丞相樞使國公先生鈞座前竊見盛夏之月大陽無威盲風晦雨用事拔木發屋夜寒晝暗黯<sub>閣</sub>二淒二朝野震愕曰此陰剝陽

之象奸邪剝善類之象大臣善類之宗主也輒撫所聞以告某嘗謂天下之禍莫大于奸邪之竊國威尤莫烈于奸邪之蔑國威夫人主之威奸邪竊之以簸弄于中外天下知之而人主未及知則雖竊也彼猶懼乎萬一之知則不赦矣一旦發其奸邪人主知之而罰不傷其毫毛彼得以蔑視朝廷曰無足畏者矣剝之初六曰蔑貞凶六二又曰蔑貞凶聖人重傷陽道之亡故以蔑之一字哀痛反覆而兩言之近日臺臣按發兩橫璫及其牙爪三四輩此天下之所共快而亦前乎此道路之所指目而亦人主之所獨

未知者及此之時斥去一二則此曹尚有所憚曰國有威也側聽數日而兩奸從容上索祠邀去之牘玉音曰雷至于一再而絕其請斷蛇不殊刺虎不斃人心惶惶曰剝之蔑正之象所可幸者天誘聖衷以內司擾民一事付之公朝此又南衙北司勝負之一大幾也前日之未言也其責在臺臣也已言而未行也其責在上主今付外則其責在廟堂他如小人庸人之爲大臣反倚此輩爲援者天下所不責相君自爲臺諫爲侍從爲執政正色朝端中立不倚負天下重望望之重者責之深未知何以處此前歲以

一奄孺之隸逐一臺臣此國威之一屈也聲生氣長陵茂紀綱燄二莫可誰何今日之事若不幸而國威再屈則豺狼當道自此不可問矣國家社稷之存亡在此一決未論他日之事卽目前而觀則臺臣言之不行惟有掉臂而去此曹思慮益深術數益密必將援一同類者入臺以角善類而空之剝之初六曰剝牀以足夫害人者先壞其牀之足害國者先壞其國之足剝之六二曰剝牀以辨二者牀之幹也牀有幹國亦有幹大臣國之幹二大臣位也陰之茂陽先剝其足而後及其幹彼其敢與臺臣角勝負者剝

足也敢于剝足何憚而不敢于剝幹乎今日逐臺臣明日駸駸逐及大臣矣若俟其逐而去不若爲天下國家爭一勝而去乾道間淵覲之橫諸君子攻之不拔陳叅政以一言逐之紹熙初姜譙用事畱丞相以一語去之畱之去姜譙陳之逐淵覲豈他有奇術足以撼其君不過伺得其泄報左史西掖之除漏傳兩文昌過府之事顯變着迹深中上心故二公甫下殿而三奸已出門矣况今之橫璫腥醢薰灼其顯白之迹又不止漏泄差除而已聖上英明決不肯終庇狐鼠但前此未得實狀所以不信今聞臺臣所奏

具得事實况付之外廷此聖上疑中之信也易之坎曰納約自牖所謂疑中之信正是蔽處之明乘此入之幾不可失若萬一爭之必不從則某又有一說上可以不傷人主之心而下可以慰天下之公議內可以開小人之路而外可以無損臺諫之紀綱而公朝又可以專爲之而不必忌今臺臣所劾內司之爪牙直胥史耳其富埒國其惡滔天若二三大臣坐朝堂猝狀呼此數輩于堂下責其奸狀而黜籍之狀後聞奏則二兇旣以得免爲倖彼又可以嫁其惡于此曹以自解于上而九重亦可以自白于天下曰前

日毒民之事皆此輩爲之果非禁庭之所知也一舉而釋君之謗抹臺綱之輕開小人之門解天下之怨畱陳之事又不足言矣不狀青史書之曰南衙北司勝負之決自某人爲相始某實爲相君惜之于冒鈞嚴下情無任悚惕待罪之至

### 與廟堂書

某惶懼百拜申稟大丞相樞使國公先生鈞座前某竊謂天下之大可畏伏于不足畏惟其小而不足畏故其發也常至于不可禦昨者荻浦之盜其初不過鼠竊使州郡監



司郎撲之豈有後來之歛哉惟始則狎而養之中則諍而擯之故終也至于上勞君相宵旰之憂再易部使者調重兵而後足以勝之前事可鑒已乃者道路藉謂郊關之外白晝剽掠之風肆行無忌客舟非三五十艘氣勢駭合不敢西上其地卽龍山廟山之對境其巢窟曰童家舍後曰後杭是也其居環數里皆無籍子平時販私越禁出江入海其舟白刃林立今則專施其毒于客舟有訴于王府者往視曰常事而輕釋之由是其風日橫有奪其貨而沉其人于江者有拽其舟而泛其載以入海者微嚴備

獲之人遭其慘者凡十數矣近又聞如陳其姓士人父子兩人遭刃幸而不死掠去數千緡囊篋席卷僅逃其身和其姓舟人被掠一萬三千緡米一十四石舟中之遭傷者數人嚴之淳安有課社每月用孟子發試卷到京委官考校近忽遭奪舟拏奪舟人急發一二盞以示之乃故紙也方得棄去似此態狀烏可養奸若護癰各疽必爲腹心之急證又聞南蕩塞卒與之交通爲之耳目其商旅之實舟江許某舟某物此曹一一密探及至波濤之衝專以迷船爲名如取諸懷及有司捕之則或縱或擒皆在此曹之手

此尤不可不察者也欲望朝廷急下安撫司及東西憲急作擒捕大者卽正典刑小者去其手足朕後可以遏涓天于涓二撲燎原于熒二仍嚴戢後杭之舟出入不得帶凶器所以南蕩塞卒與盜久稔不無以革之據在籍之額分隸遠塞仍于他所分撥生頭兵卒以填之此亦轉移變化之一術也得于見聞者如此不敢不告惟公朝密施行之幸甚

達嚴郡守

某因回使就有慄稟近桐遂壽淳四邑民惟太府督賦之

命甚峻田野震懼某竊謂此未必出于君侯之本心也往往有迫而爲之但在府由措辭與幕府擬筆迺純乎非君子長者之言雖朕若使欠在民間而不輸雖殺之可也今淳安家追戶對類有輸足之鈔又有預借之關縣一切不理又重借明年民莫敢不聽又督借本戶民亦莫敢不聽如此則不可謂之化外之民矣而縣家方喜砮斧之下有銅山焉如近日盧某此淳安之佳士也婦翁被追壻代出官既有足鈔又有趨借之鈔可謂醇民信士矣止因與吏輩一語扞格徑爲裂衣冠押之獄張皇暗申于大府將以

作大威福應宰當卽悔之已無及矣今盧族以君侯方入左腹之言輒爲一札俾某轉申札中亦不明言是非亦不敢冒犯府吏倘沐台慈憐其壻代婦翁察其已輸足已趨借有足鈔有足由特爲一轉福筆田里幸甚至若縣家太甚之急弦可畏之烈焰亦望君侯爲赤子寬之一分某爲父母國請命不知狂瀆惟君侯其赦之

回馬總領

某惶恐端肅加拜申稟總領都運大卿台座前某伏拜台翰讀之汗下某備員百僚底安敢妄發達官書自束髮受

父兄戒系以干請爲恥况代人爲請乎某自去夏入館以來未嘗作一字爲人貽監司州郡而乞丐于外不謂何等不肖子敢以贗書塵突自非藻鑑明必爲所欺某前載備數吳門僉曹亦得一假托臺書者搜其橐猶有二三十封卽白之郡鞭背而拘之園土郡賴此而後來者不敢以僞售矣大卿平昔風采赫奕此樣無賴輩到手不可放過也某繼此或有書到當于月日姓名下用名記以別真贗朕亦決不爲人發丐錢書若有之必僞也乞置之重憲以清奸慝拜賜弘矣

與包弘益

某惶恐端拜申稟提刑龍圖大卿侍郎台座前某向也得侍立玉于鴛鴦行見格心一疏喚醒醉生夢死于卓朕有立深爲 朝廷有人賀未幾執事以繡衣而斧荆棘某雖得升堂下稟餞之拜而未能一牋申平寇之賀某豈獨無人心不爲國家喜哉益有憂焉以奪其所喜故也東南一角之天下四疆潰爛所恃以壽如綫之脈者僅浙右三數郡此楚漢必爭之厥倉也小人負乘致寇其禍仍使君子當之朝命借重望壓其衡自非深謀密運萬全而動安能

破數十年不可入之巢窟哉未幾波濤洶湧變白爲黑公議幾爲之一厄息壤之盟猶在而三至之杼已投中山之捷方聞而謗書之篋已滿功之足以招忌如此哉所賴公議之幟卒不可拔今日之事是亦幸而集也雖狀轉石拔山是非顛倒何朝廷之靳于賞功而不靳于賞盜與此某之所以憂而不敢喜不敢賀也因郡卒便僭反倦二憤悶之私伏乞台照

某洵有稟事近浙江聞有白晝標掠之風客舟非數十爲黨不敢西上其地只是龍山相對所謂童家會後及後杭

是也環一二里所居皆無賴子平時販私違禁其舟出沒  
波濤白刃林立卒狀遇之則姑以買物而爭登客舟若隨  
其所索委而與之則幸而免不狀則掠而去之近富陽令  
有一親戚遭其毒遂合逆尉捕之得二三十輩執而歸之  
天府往往付之等閒輕釋之近日頗橫嚴委之舟遭其劫  
者數十矣此事正隸繡斧須望牒臨安及遍帖巡尉嚴禁  
密捕大者卽正典刑小者去其手足狀後或可勝之仍須  
嚴榜禁後杭之舟出江者不得帶凶器有者許巡尉拘解  
或可戢之不狀郊關外不一二里而威令不行其何以立

國乎却望密切行之

與寶慶夙宮教

某惶恐端肅加拜申稟判府宮教卽內除郎中台座前某  
念自夏間伏辱台翰且拜臺以師門而摩撫後進者如此  
感當若何繼聞嘗潦略具荅狀謾爾微芹伴空函計徹岩  
電矣某備數百僚底尸素一年餘拭目時事中夜感慨睡  
不能着雖下僚惟當思不出位狀鳴雞起舞自有勃二不  
能過者敬以判府器足以大受才足以弘濟學足以謀王  
而斷國坐之細旃立之左坳則所以沃君心而起世道者

必大可觀一麾翱翔能不動宣室之思邪西邊苦竹之圍  
危甚幸而城中堅忍虜以乏糧解去傳聞邇又圍嘉定聞  
此郡子女玉帛所聚虜垂涎久矣又須常得天幸可也若  
人事則戈朽戕鈍直可憐大理既爲瀆破齒失其脣聞  
線路可直達滯澧此尤可憂淮哨未棗紅而來生理一空  
強隣四面迫我而左右顧無一人能面北發一矢者朝除  
暮遷不過應副人情富貴姻婭曷嘗念及生聚教訓乎哉  
近天府易帥以馬華甫代人望甚厭服朕圻漕有除職暫  
兼之命或謂汪意在王而始借馬以壓物議未可知也但

今之兩司非頑鈍無恥弭耳于羣貂者不可爲恐馬未必  
肯來耳時事可憂者類如此因風及此乞恕其僭伏丐台  
照

回吳退菴

某惶恐頓首再拜申稟判府提領節制大資相公鈞座前  
某十一月十八日伏拜十月間鈞汗驛日回緘始疑誤投  
審之再而後敢拜悅而讀之乃知江湖不肖子以贗書干  
瀆且辱台餽而遣之是使某重速譴也某自束髮受趨庭  
教于請之戒甚嚴而况代他人干請乎某自去載之夏入

館未嘗為人作一字乞丐于監司州郡每見一等無賴子  
 自為劄目列注宅銜沿門作謁以乞書名者某甚嫉之惟  
 只堅拒而排去已嘗榜于門曰例不書列劄不作監司州  
 郡書凡遊士過訪者必先扣其無索書之諭朕後見之某  
 非固矯枉過正亦自揆百僚最底不敢妄發達官書耳茲  
 承鈞論所謂裘其氏者某不知其為何人欲望鈞肯索而  
 鞠之重置于憲亦可以清奸慝而杜于聒也伏丐鈞照

繼是或有書問當于月日下用名記以別之朕亦決不  
 為人發丐錢書萬一有之必偽也

薦洪尉

某等惶恐端拜申稟都運判府安撫侍制台座前某等竊  
 見庚戌同年仁和洪尉蘭文章政事兩以優稱初筮奔走  
 便節下比及二年本不欲自鳴朕恐如叔向所謂子如不  
 言吾幾失子輒代致驥茂之喙如蒙少借造化則一言而  
 識驥茂在叔向不得專美矣瑣<sub>二</sub>溷瀆伏丐台照

薦王新班

某惶懼僭越端拜申稟侍讀提舉端明相公鈞座前某嘗  
 謂知賢者必當有所薦妨賢者必當有所避帝朝命官必  
 遜于及戕伯與遜于朱虎熊羆濟<sub>二</sub>之風今不可見已知

賢而薦此相公事也某不得出位狀自知妨賢而能避其  
猶可以希相遜之風乎邇聞朝廷指揮再開史局方搜天  
下英傑某實不才濫叨史館今切見從事郎侍班王某舍  
選發身家貧徹骨其踐履在某上文章在某上學問在某上丹鉛點勘  
實維其人敢以某所領史館校勘職名推以遜之而某自  
有祕省本職欲望鈞慈特賜備申朝廷乞俞所請庶幾某  
免妨賢不避之譏而相公亦無知賢不薦之愧矣干冒穹  
嚴下情無任悚息之至

與趙端明書

某惶懼端拜申稟判宗端明相公鈞座前某念自壬子春  
得瞻拜階府違侍一瞬四周星夜望南閩聚奎燄一知一  
代英傑考槃在阿之地也某去載嘗便翼一紙走起居間  
去鴻飄不識徹岩下電否欽惟手決河漢爲天下文章  
宗主力負宇宙爲宗國廟社命脈當今柱石人也江濤洶  
湧之秋眼中人才左右顧無一可當緩急者野水孤舟之  
向未嘗不中夜撫掌爲世道浩嘆邇聞朝廷寓意江左  
夷吾將強起之而東山高臥迫之堅不動仕止久速某知  
先生之所以權衡平時者審矣雖狀山中雲出雨太虛洗



淨一番山更好蒼生固以此望英嗣司令著郎到此某幸  
得一拜識未幾亟索祠歸何與豈翔集之審固當如是與  
抑不肯久去膝下與某尸素蓬寓且兩年無絲髮補國雖  
下僚惟當思不出位朕寤寐時事鳴雞起舞自有勃三不  
能退者日夜鞭勉惟恐有負師門便鴻如可賜之箴箠惟  
丐勿吝茲因司令錦歸附便致安問伏乞鈞照

回趙端明書

某惶懼頓首端拜稟申判宗端明相公先生鈞座前某昨  
者伏辱鈞汗寵報且領鈞貺潦略具荅狀附之回翔深懼

不敢取圖鈞慈與門牆小子下交乃如家庭相接之氣象  
某何爲得此于先生也某備數百僚底絲粟罔功蚤夜  
惕深慙負所學而負師門前輩謂愛做好官而不愛做好  
人某甚以爲戒夏五奏對愚天下三字深犯時忌頗聞貴  
人銜之此月下旬洪豸再疏二璫盡力攻之而不勝六月  
十一日除目益爲逐洪豸而恐在朝者紛二故例一美遷  
用杜公議之口耳諸公得此果不言幸三學之士爲之舉  
幡二十三日洪豸再除常卿亦姑揜外觀其實爲二璫地  
也某患病寒邪伏枕者兼旬睡不能着二十六日又力疾

一書撩蛇虺之頭此日王潛益爲擊去次日李文溪又爲擊去文溪嘗疏二孺故受此禍潛益聞亦因此事與上面不合時事顛倒一至于此其勢只得見幾而作矣不朕餘燄必及不可避矣歸使潦略仰報先施伏乞鈞炤

通方宮使造駮侯祠

某竊謂當今天下何哉戎狄豺狼擾我金湯正智者效謀勇者效力之時也而明府乃貼牒劄奉使府命俾駕崔子孫同新鼻祖祠宇永平一籍圖鳩三千一似若急今日不急之務狀亦不能無謂焉田單復齊而有神師教我之詔

東晉淮淝之靈蔣山而草木人形晴淮漲波神與有力焉今日之舉其意亦猶是也夫悒神貼者是不一姓獨于吾宗是鳩者猶清平烏龍之廟成于邵安樂侍郎之廟成于何子孫之責也非惟公上之命不可違神祖洋洋二如在况虛谷先生又神祖之流芳者也不以是而應公上之命其將何辭吾宗勉旃伏丐台炤

荅何毅參求薦

某惶恐端拜申稟判簿帥簽郎中尊友兄某去冬蒙惠書求鄙字時朝議分捆已定書不書元無損益是以姑與煥

翁言之不欲多言使胥失之也居無何策馬西去乃爲向陽花木保帥一見卽相知羅之議幕薦之公車畱視東都大勝造物相成就固自有所也承聞北風之惡使人抵掌天地中氣所宅犬羊窟之今尚有五十年窮山陰谷爲雪霜所扼一陽動則迸裂求出以求附我正統逖現起舞茲惟其時惟吾兄勉之內屏慙不鄙垂諭薦書弟某被譴方新惟當閉戶以自省匪惟不得而書雖書決無益也令叔太博爲一世名勝近歸自廬陵今近舍遠取皇甫持正不笑我乎某苟可效綿何敢自愛而以德之愛亦有望于君

子也草略古報不敵來施惟祈台炤

達朱南山制置

某嘗謂人生宇宙間翁忽之聚皆有定分而豈徒哉昨尊執事玉立朝端某贅員班底得以親切門牆今尊執事持節江淮某馳驅王事又見並轡原隰四方上下無往而不托隣績之光謂非分定可乎一介往來篤敘隣好禮也修敬有稽汗我顏甲屬茲陽剛方長歲除伊邇荒山寂寞風儀不腆登載副箋以贄履端之敬高誼鑒枕特賜采納榮幸億秭輶瀆崇嚴伏墨戰慄

達趙都大

某憶昨在班中獲修一紙之敬恍疎記曹兩見寒梅煦朕  
趙日之温燁甚鄒雲之貺開械如見諫議其何忻快如之  
揆辰天地三陽萬物生意恭惟某官從容論譔樂只澗阿  
明哲簡知穹示業佑台候動止多福大卿以畢原鄴鄩之  
昭德羣蒼歆問之名望內之爲盤石外之爲干城固其所  
也而高臥不出何與龍泉太阿當爲宇宙間用若久藏續  
中其光射斗牛自有不能揜者豈世無雷煥未知至寶之  
所伏耶

達李提舉

生平慕藺之心未快識荆之願所恃燥濕氣味之相合雖  
曰未面而心固面矣棠陰蔽芾瞻之在前敢不封護惟謹  
比者忻聞建臺未遑專貢首以爲人之請衡陽推官楊某  
于某嘗僚今以其屬城掾受察于節卜千里之書借羽言  
徹其姓名于左右某未見顏色而言則隣于僭拒人于千  
里之外則又幾于固用敢忘其僭以免于固輒爲拈出倘  
蒙恢之以仲尼之天覆之以少陵之厦幸矣于聒陳亥等  
祈台照

方塘先生文集 卷之二  
賀盧可菴鄉舉

自春暮稟別于化成于化成堂一瞬景物累改蓮而菊二  
而梅矣絆繫吏塵池邊之吟籬下之酌弗克與兄共之而  
嶺頭之寄又復疎濶冗實奪之非敢慢也久不聞鄉信試  
後李提幹歸急走問之雖得榜而未知其人狀玉川一氏  
必君家雁行中人也十月終有來自鄉邦者方知執事巍  
奪高名急用喜舞此事爲兄不平久矣吾今而後知造化  
終有平時春官榮上更寧勉之令叔胄監發軔天地成就  
人才各有地也方十七兄爲鄉試首新刃發矧其利如此

可喜可慶吾門况味粗安藜藿每旦入暮出府事如蝟毛  
惟廉與公不敢不勉

荅吳是參問乞巧文子厚少陵事

比便鴈拜狀雖承誨答感甚忸甚署中六合爲密惟有長  
簞打眠無由嗣箋稟起居而雁使叩門乃拜琳琅之緘金  
玉之餽上樽太牢甘瓜物珍而豐何以辱此長者賜弗敢  
辭下拜芒背汗面而已貧家雖無巧筵狀菽水有具對銀  
河不寂寞矣少陵子厚嬉笑皆成文章執事拈出俾某忝  
注脚某妄論謂方員苟齟齬丈夫多英雄少陵生平不遇

者在此子厚附文終身爲巧誤所謂天之所命抱拙終身  
豈因巧而得拙與狀不以人廢言皆吾輩一段鞭警也先  
生以爲何如

賀盧可菴赴春官

昨聞秋帖香名亟奏書稱慶繼辱誨答劇用忻浣鄉邦英  
氣輝燁乎山川課盟諸丈所作香滿西浙不但卯峰區二  
之識而已百里三元豈三山所得專美哉諸丈聯翩上春  
官辱以義約見諭觀此盛事敢不薄助授之回翔矣執事  
與介翁煥翁鼓行而前全勝必矣但世事悶二人意明日

張膽摧倒一世雄傑可也不朕反爲高科羞

回賀何正書

某肩門深雪罔知宇宙間之寒燠是以于親戚鄉黨間皆  
不能修元正賀可謂缺典專佯以台緘來喚醒溘睡漢真  
謂滿懷喜可量哉鮮鱗玉粉之頒品二珍貴下拜登受之  
春風郁二塞茅屋矣使旋亟奉此以復命其諸謝私尚圖  
時控

回魯國正謝銘書

某昨蒙不鄙緘示先大夫平生實履某飽聞典淵舊矣昭

紀年華實印我心是以不果別作何必專械言謝爲也坡  
翁祭文有曰軾于天下未嘗銘墓獨銘五人皆盛德蓋富  
韓公范蜀公司馬溫公趙清獻公張文成公而記其于先  
大夫亦云適有慮囚之行役具謝潦草伏祈台炤

回盧可菴書

懶來枕書困忽聞打門聲起視之則滄海頻渴萬寶畢呈  
吾可菴辱貺也盥手摩眼疾展快讀其秋後之山露下之  
葵霜中之菊與雪前之梅竹與引玉之誚何敢辭也

回許國正爭妓

前日蒙諭已知其不可而見之報贖矣專械再至何猶未  
能忘情而介介于此耶某謂爲桺下惠則可男子則不可  
執事爲磊磊豪傑之士則可自家以拘拘尺度之士則不  
可且望就縣行移若或置飄風之過耳則又愛執事以德  
者也

與吳是叅書

臥牛衣山中罔知世界上事但見晨牕白而黑而白則  
知朝而復暮而復朝也厥有拍其肩而告曰桃符又換  
詩新句矣感物景而思朋友不能相與一樽訪梅花而尋

歲寒盟心耿二乎不寐也某物聊爲詠春亭怡集一笑之助

回盧可菴饋物

某坐看峽雲來往靜觀天地心見往古來今於穆不已之命原無息也遙望風露天邊此心同也此興同也伴來以書餉我雙魚朋酒便當漑釜鬻洗杯杓以承嘉德矣草草切希台照

達宋雲叟薦毛伯明

某昨歲之夏在山房弟處得挹晬盃爾後梗況于旅渴賢之心夙暮耿耿率爾有稟鳳林毛舉之鄙人也挾風水而巖遂家焉今有二子曰伯玉伯明克世其家久聞蔗峰下有箴二者曰宋雲叟屢需鄙字求見伯玉者問在胡戎坐間已識紫氣獨伯明未獲瞻際數字相其行倘有鞭策惟命是聽厓率春簡不如書儀切希鑒亮

達王翠麓薦毛伯玉

比毛伯玉遙至佳章兩軸其一則令西賓省元作也患難遷徙之餘見珠玉不任喜慰遙想胸襟冰雪主賓一也十襲爲榮某念昔在江左時得托好寅恭承楫共濟孰非大



惠十年往事今在夢中自丙子春山中盜起焚劫一空挈家于外于今四年萍梗東西未有定止望翠麓潭府三槐如故真如桃源洞天起敬起敬某久欲一紙問起居而未  
能適伯玉過我相與道令德伯玉正欲求見遂作此以相  
其行聞翠麓方欲擇佳山水以爲千秋之藏伯玉願以杖履從聽鞭策草二上狀不如書儀伏乞台照

答盧可菴手帖

山中揜耳不知五月又一陰生矣脚跟不定于親黨之禮何誣之濶今使价扣寓廬蒙惠舒雁籠炊丹杏三味俱佳

下拜登受蒲節不荒落矣唯率奉答未既厥心伏祈台照  
回洪司理爲親壽

日坐故紙惟無從奉書伊我懷人寤寐展轉扁舟挾策過  
洪都日迷五色使人知氣忽奉來教如對玉立其爲忻快  
可量哉內帖有盛餽何從得此篤敘緜戀爲吾親壽當工  
前輩求之在某亦何敢辭但見任講壽禮于條有碍若口  
于已則不可于親則可畢竟費注脚用是例以此謝而不  
敢獨受于執事也其爲感激與受均之

送物與陳宏中丞相

某忻審玉節建臺未遑走一介修睦隣好非禮也寒燠起居已具吏楷外由中有敬敢申布之某觀風非禁屬在同舟倉庾狴犴雖曰各有攸司狀視時聚散使民免于饑仁意周匝庶幾輕生者少遠罪者衆罪可期于無刑河潤豈直九里哉某與一道生靈並受其福某將忱無物涼非風儀登載副箋不以鴻毛而斥之幸也春樹暮雲遡風悽斷

送物與盧可菴

茲以九日屆臨地雖妍世界人無登高佳興狀獨酒對黃花長歌靖節之詩胸中不有一日太平某率爾池魚牟粉

珠冠百事吉專人持薦萸菊之末得蒙一笑幸甚崕略奉簡伏祈親亮不宣

遣花粉禮往項宅

某維時雪中開霽正下起元敬惟某人德配陽休氣協冬凜台候動止多福某惟禮曰婚禮者所以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維後世者也諸君子重之某以仲女托之門牆迎禮旣行則百世之好方自茲始聊奉薄禮所以將其敬也倘蒙不鄙而顧留之幸甚

蛟峰集卷之二

方蛟峰先生文集卷之二 一終 丁卯十一月十九日校

宋方蛟峰先生文集又卷之二

三韓後學張一魁梅菴編次

文宗谷霖蒼先生鑒定 秦臺筠菴侯良翰介夫甫較輯

古莖後學虞世愷尹疇參訂

蛟峰集卷之一 後裔孫廷獻 述

申狀奏劄

辭建狀元樓

某照得本縣見差修造打量基址欲議建樓問之則曰為某設也此固是鄉邦之勝觀賢令尹之盛心於某何辭然

此卷成化本為卷第一

某爲見田里磬磬縣庭烈烈某自束髮讀父書以致君澤  
民自任每觀后稷視天下飢由已饑之伊尹見一夫失所  
若已推而納之溝中作而嘆曰彼何人也某仰蒙 聖渥  
塵忝甲科則義將以致君澤民之責自任矣爰自期年來  
歸閉戶焚香置書一卷將前賢事業晝夜討論將天下利  
害日直靜思求所以報君父而慰蒼生豈有慮周海海而  
不及父母之邦乎且淳之爲邑吏猾民貧釜斤之餘元氣  
有幾遭霜之葉不可以風毒民之尤莫如里役一人之身  
責之警捕責之風火責之橋道責之督賦責之追會文移

如山欲其頃刻爲之俵散卒徒如雲欲其倉卒爲之喚集  
拋買不時欲其質田買屋而爲之償訥縣道倚之如命昧  
而使之如奴隸取之如外府嫉之如仇讐自去年創置白  
納旬解錢果誰生厲偕其禍最深克一月之役掃其家資  
之半克數月之役者其家掃地矣賢令尹下車之初首聞  
明榜罷此弊例一邑聞之爲之鼓舞曾幾何時罷而復行  
邇來鄉之老過門者曰子聞保司白納旬三百典盡妻兒  
無擘畫之詩乎曰未也子聞齷標八九十年仝百萬豪家  
一奩空之詩乎曰未也子聞縣家建樓之議乎曰嘗聞之

方輿輿外生文集 卷之三  
矣父老勃然告曰樸則聞而田里咨然則不聞蒼生何賴  
於子某竦然下拜曰某之罪也且夕當請于賢令尹以造  
樓之費少紓係司自納之禍此舉於某無益於賢令尹有  
益其從與否某雖不敢必若樸則決不容於不罷惟高明  
實利圖之須至申聞者伏乞照會謹狀

辭建國史實錄院校勘

是時兼史之命非出於謝相之本心而  
出於諸公之列薦所以處辭而後拜命

具階方某狀照對某五月一日伏准省劄備奉 聖旨令  
某兼國史院校勘速爲撰述輿服志某伏領指揮益重悚  
惻切念某種學罔工績文尤拙昨來兩被公朝劄命俾某

撰述上件史誌某所以敢於干冒鈇鉞一再繳還劄命者  
蓋某自揆力不能堪兼進呈期限已迫使某臨時苟簡修  
纂惧必有踈謬故也茲忽被 宸命華以兼職是益置某  
於坐針負芒之地愈無可以奉承之理如此則是某度德  
量力之本心轉而爲干榮覬進之私意公朝縱不以是而  
加譴某獨不自愧於心哉所有輿服一誌容某一面用功  
外有校勘職名在某斷斷不當祇受省劄當用繳還欲望  
公朝察某拘儒自守之本心特賜敷奏收回成命所有修  
纂之書乞少寬月日容某趨集以副公朝眷委之盛心伏

乞指揮施行申聞事

再辭前職

其階方某狀照對某再准省劄備奉 朝旨令某不必避  
免國史校勘職名仰見公朝眷寵之美意緣某自揆前日  
之辭今日之受兩有牴牾於義斷斷不安而公朝但欲國  
史成書在某敢不任貴某於纂修則不敢辭所以上無拂  
於公朝於職名則不敢受所以下不背其初志然某不欲  
其文辭避瀆穹嚴除已將省劄寄番秘書省國史庫不願  
被受供職外伏乞照會申聞事

乞祠

其官方某備員館職絲粟罔功蚤夜思之每懷兢惕雖  
聖朝包荒未賜沃斥其實甚愧之近忽於六月七日得冒  
暑之疾繼以寒邪衝之至下旬僅僅小愈又因入局行香  
出入再冒暑毒加以洞泄又緣前來發散過多遂不能支  
持此間醫者用藥多不相投若非急歸私家尋醫必致狼  
狽欲乞公朝特賜敷奏畀以祠祿早還私家以便醫治伏  
乞指揮施行申聞事

再乞祠

其官方某狀照對某昨以病勢危迫具稟 朝廷乞一祠  
闕以歸山林繼准省劄備奉 聖旨不允某仰見天地包  
荒之仁心切念某至愚極陋既病且危愚陋而久晉則徒  
負素殮之羞病危而不去則立見殘喘之感况某始因暑  
毒維感寒邪腸胃虛鳴水穀不化異證捷出生意甚微一  
官雖卑館閣豈是養病之所二親在遠庭闈益重惟疾之  
憂坐館閣而病是已曠官遺庭闈以憂又為不孝凌兢踟  
地危迫籲天欲望公朝特賜敷奏曲回造化陶鑄一祠廩  
差遣俾得輿疾急還私家以便醫治實拜隆天厚地之造  
須至稟聞者伏候指揮施行

三乞祠

其官方某昨兩以病勢乞祠再准省劄備奉 聖旨指揮  
不允許令給假將理仰見天地曲全之造第緣某才鈍如  
椎福薄如紙一身值坎壈之厄救口有連遭之災迺者七  
月十一日又有舐犢之戚汎焉萍梗困于蒺藜造物之所  
以警不歸而罰曠瘵者莫慘于此苟不急歸是為樂禍人  
况久馬伏枕館閣非卧治之地欲望公朝曲回造化特賜  
敷奏陶鑄祠廩一闕俾得輿疾速歸不然乞除程三月俾

得暫還私家以便醫藥實拜二天更生之賜伏候指揮

乞假歸里

具官方某狀照對某一介書生備員百僚底尸素三季進  
無分毫補報造化包荒未加汰斥比自六月以來一病幾  
至狼狽三上祠祿之諸公朝未察其真而未曲全其去但  
某昨來病中自知決不可不歸鄉而某僅以集身留此二  
親在遠日恒所以望某之歸者甚切兼某昨有先祖襄事  
封於淺土近方卜地將以初冬遷厝某此而不趨是爲非  
孝款乞公朝特賜敷奏陶鑄在外待次小壘差遣或予祠

或給假三者之中乞畀其一實拜二天之造伏候指揮施  
行

乞假歸里再狀

具官方某狀照對某昨得父家書以十月上旬遷葬先祖  
促某急歸赴塋事某已即具申朝省乞給假或補外或予  
祠俾得速歸以赴大事而公朝未察其心未賜俞允切念  
某爲先祖之嫡長孫豈有祖葬而長孫番戀官職不急至  
赴者乎揆之天理人倫大有所拂款乞公朝特賜敷奏先  
與給假兩月俾某得急歸以全孝心此亦天理人倫之正



須至申聞者伏候指揮施行

乞假劄子

某切謂臣子之大節進退而已進以禮退以義禮主乎辭  
遜義主乎剛決故曰三揖而進一辭而退若當決不決而  
濡滯乎進退之間則失其所守矣某等不才昨已買舟江  
游掩包卽行但未得朝旨未敢輕動欲望鈞慈曲轉造化  
於假狀尾特賜鈞判且與給假暫歸若萬一讀與在外差  
遣則未爲晚庶幾某等可以曲全進退之節不然要君之  
罪將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何以立身乎立何指揮下情無

任悚慄戰汗之至

再乞假劄子

某不避鈇鉞之誅輒伸輪囷之懇某一介不才備數館底  
三季尸素覩面凌兢屢上乞外乞祠乞假之請叠奉指揮  
不允緣某近得父書以先祖營葬之事促令乞外急歸甚  
峻某切謂君父之命一也不俟君命而先去因爲不忠久  
違父命而稽留又爲非孝欲乞公朝察某真情特賜敷奏  
檢書考功郎中洪勲例特與在外小壘差遣或炤監丞呂  
中例特給假三月容某急歸以承父命以赴祖葬實拜公

朝錫類無邊之仁某于冒鈞嚴下情無任俯伏俟一命之至

出關後乞假

具官方某狀照對某昨得父家書促歸赴先祖葬事疊上乞假之請未蒙公朝察其真情某本月十二日又得父書促歸尤峻某切念君父之命一也不俟君命而先去固為非忠又違父命而稽留猶為非孝况某於先祖係嫡長孫若祖有塋而孫不赴豈不拂人倫而害天理庶國子丞呂中考功郎中洪勳近以弟赴兄葬兄赴弟塋俱蒙朝旨

或給假或補外况某嫡長孫之于祖乎今緣卜期既迫難以稽番除已於十月十三日冒急出關以俟朝旨外欲乞公朝檢會某前後所陳及照監丞呂中考功洪勳近例特賜敷奏或給假或予祠實拜陶鑄之賜伏乞照會施行伏候指揮

抵家乞寬假一月

具官方某狀照對某本月十七日午時伏准秘書省牒給示省劄二通備奉聖旨俾某兼莊文府教授及奉玉音促令回首供職等事某切謂臣子之道忠孝所貴於兩全

進退不可以中止某昨以父命促歸赴祖葬事屢控於朝乞假乞外未蒙賜允然卜期既迫父命尤峻只得乞假于朝冒急馳赴今星直兼程於此月十六日已抵予家方將再上寬假之請敢謂九天震威惓惓於一蝼蟻曲賜追還之命某感恩入骨雖死不忘但某爲親乞退又難中變而爲進若以退爲進則要君爲不忠背父爲不孝實爲名教之罪人欲乞公朝特賜敷奏少寬給假之期俾某得了先祖葬事然後奔走公朝俯伏俟命所有兼莊文府教授省劄寄秘書省庫併俟某假滿日赴省被授供職實拜二

天之造伏乞指揮照會施行

展假三月

具官方某照對某一介蝼蟻爲親乞歸自知瀆犯雷霆罪在不赦聖度天寬曲賜涵貸伏惟十月二十三日省劄備奉聖旨給假一月某露香東面再拜感激垂涕以告於二親曰此聖天子至仁如天必使天下歸仁而皆得以遂其仁而不遺其親之心也天地之大未不知所報某嘗觀先朝趙汝愚爲著作乞祠未許以祖母大事即日自勅而歸仰值孝宗皇帝孝治寬洪就許畀外而釋其罪今某恭

觀省劄天涵地育曲賜予假雖某之妄庸不足以至汝恩  
之萬一而某之遭逢聖明蒙被恩寵則又過於汝愚遠矣  
今某始得安心入山有事於祖塋若不展假必致一簣虧  
山於孝心終爲有礙欲乞公朝特賜敷奏寬賜展假三月  
容某得終大事實拜公朝錫類無邊之仁伏候指揮  
爲病再展假

具官方某狀照對某伏准寶祐四年正月十七日省劄備  
奉 聖旨除某著作佐郎某已於省劄到後消剛祇拜  
聖恩訖卽擬兼程赴闕忽爲疝疾再發未可戒行先具專

狀控申伏乞公朝特賜包荒少寬程限放令某稍便醫藥  
俟病勢少可扶持卽便負席某走闕下以俟鈇鉞之命伏  
乞照會中聞事

辭著作佐郎

具官方某狀照對某伏准今月十三日省劄備奉 聖旨  
除某著作佐郎兼備近指揮庶官不許辭免其一介蛙鱗  
藐焉走底忽逢王明汎藻而綆汲之感激 君父異恩誓  
將捐軀以報但某切念內外迭稱之訟所以練人才也每  
讀陶侃傳朝暮運百甕問之則曰侃方致力中原若過自

優逸他日恐不堪事某雖不才中夜感慨常有奮勵事功之志自曩謁朝班未更外任今復尸素館職切恐犯陶不堪事之議欲乞改畀在外小小差遣俾得稍自展布以圖萬分之報伏乞公朝特賜敷奏施行伏候指揮

乞改正理還劄子

具官方某劄子伏覩指揮應命官凡經臣僚論列者竝合經朝廷改正某昨自寶祐乙卯之冬因有先祖卜葬事急投假狀即行遂坐擅出闕之罰得旨寢著作新命按之者朱應元也丙辰之冬有排斥三學之士者某偶前此

與曾唯爲文字交遂坐不合與太學生交游之罰得旨寢寧國新命劾之者吳衍也景定庚申之月以論對不能盡言陳寅彈之得旨予在外差遣未幾以有官人不令作館事林先世擊之得旨予祠積是四非無非自取某惟聖賢不責人以無過而許人之改過聖君賢相于載一遇此而不言是自棄於大造之外欲乞公朝特賜敷奏將前項特與改正理還元斷月日伏候指揮

辭兌司封

具官方某狀照對某伏准尙書省劄子備奉 聖旨除司

封郎官某自揆不才合具辭免者伏以井鮪無聞久處泥  
塗之蟄乾龍有造忽開雨露之仁其得若驚以感而涕伏  
念某素行乎患難自墮于迂愚不圖橐籥嗟吸於天地燾  
載之間欲使勾甲萌拆於瓦石覆壓之下某雖無他技而  
善自知敢以庸才冒居清選輒裁免橫仰告 朝廷伏乞  
昇矜特賜敷奏彙征開奉倘不忍一物枝葉之枯自卷曰  
願願少給勺水簞瓢之祿禱祈懇懇踟躕兢 伏候指揮  
辭兼直舍人院奏

具官臣方某狀奏右某今月十三日恭惟省劄備奉 聖

旨方某兼直舍人院日下供職伏以菲材僥倖濫分主爵  
之曹誤渥光榮俾涉代言之筆鼎來天寵震惕冰裏臣切  
惟內史贊書之司實爲文士清選之極必有渾厚爾雅之  
度然後可以潤色國典必有激昂婉切之功然後可以感  
發人心必揮翰如飛然後可以備緩急之辭會必湧泉不  
竭然後可以應填委之文書夫豈庸才可當是選切念臣  
荒踈學術淺澗辭源郎固方懼於素食詞掖豈容於越俎  
王言之制有七所未討論舍人之樣有三其何稱塞恐慙  
帝制祗速吏訶仰望 聖慈俯矜愚悃不嫌反汗收回成

命之頒特賜循墻別選時髦之任籲天懼懇伏地兢兢所  
有前項恩命臣未敢祇受謹錄奏聞伏候 敕旨

辭兼直舍人院劄子

伏以綸閣地峻顧越俎以難堪黼戱天高雖循墻而未許  
敢薦陳於愚樸祈轉徹於穹窿伏念某受才既凡種學尤  
淺以寒苦而粗爲文字處孤陋而實寡見聞固未習朝廷  
之典故寒苦文字豈足代 皇王之訓辭冒居是官必忝  
於位輒成免積仰告公朝欲乞畀矜特賜敷奏渙焉廷號  
倘無銷印之嫌屬之時髦方稱如論之任懼祈切切踴躍

皇皇所有恩命未敢祇受伏候指揮

辭起居舍人奏

具官臣方某狀奏右臣今月十七日伏准省劄三省同奉  
御筆除臣起居舍人兼職依舊者伏以龍御正中言動  
書于史螭分左右記註必惟其人安有非才可當是選但  
覺震躬而兢兢不渙汗之皇皇伏念臣孤遠之踪空踈之  
器惟空踈則學問不足以談臺閣之典故惟孤遠則名實  
不足以孚上下之聽聞以名實未孚之人而職簡書豈能  
信乎後世以孝問不該之士而立殿陛安能沃於君心而

况濟濟周行藹藹君子苟自知非佚狐之選而不遜于夔  
龍之賢必至曠官反以違戾伏望 皇帝陛下察其安分  
矜其不能更畀時髦倘許緇衣之改收回成命何嫌剝之  
銷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辭起居舍人劄子

伏以才非狐佚何敢班二史之清身際唐虞未許爲九官  
之遜以感動之忱弗至宜呼籲之情莫俞匪告公朝曷回  
宸聽敢歷陳其梗梗冀轉徹於高高切原古者設官之由  
曷寘君舉必書之職蓋人人主一言之善否實關天下萬

世之安危所以選端良之人執簡在後庶幾處富貴之地  
非道不行以是官所係之匪輕雖先王猶俱其弗克蘇軾  
之有此命且必詣宰相而力辭必大之除是官猶自乞  
皇帝之改授苟以謗才而不自揆冒居古人所不敢爲以  
此敗官何所逃罪伏望公朝察其非據許以奏聞言出如  
綸倘可惟行而惟反衣猶在笥何嫌改造而改爲所有恩  
命未敢祇受伏候指揮

討信州閔軍待罪劄

具官方某照得比歲以來兵驕易闕不勇於禦亂而勇於



爲亂所資以衛民而反以害民然桀悍難制惟信爲甚某蒙恩予節職在澄清昨入境之初據信州公申本州軍人以支米作閔事繼得之諮詢咸謂郡糾遭其凌辱非小郡僚雖微然其損一郡之體者甚大即欲誅鋤一二首惡少正軍律蓋以事體關係者重所以遲遲而未敢輕以一發自此暴橫愈甚夏稅場棟子州郡已差人許福等又欲別差一吏州郡不聽遂挾衆喧譟以請州郡遂悅從之乃七月內州郡以獄創行刑而許福等以不用軍創遂集衆持杖拽街搜捉獄級擄至郡廳必欲行法州郡不聽此曹又

輒喧譟州郡又悅從之竊惟信之卒伍肆驕其所由來漸矣郡守低首喪氣爲其挾制郡民吞聲茹苦爲其凌暴已半年如茲比者殿司軍將官提兵自信經過此曹生心衷甲腰刀呼儔集衆復謀爲變閭郡惶惶中夜束擔出郊以避禍以信之公天密邇軍兵干紀一至于此下無州郡上慢朝廷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本司近以秋試因密切調遣諸寨寨兵入城爲護試之舉陰爲戢亂之圖帖上饒縣令程從事應新護州印牒差擬迪功郎兼本司僉廳何惠生以補僞閔會爲名同共合謀今月二十九日早據

擬迪功郎本司兼僉何惠生同上饒縣程應新申已於本月二十六日蚤擒獲爲首人許福等八名斬首示衆揭榜曉諭軍民各已平定外無非仰藉國之威靈幸而集事少洗積年驕橫之風少正兵律抑亦可以銷變於將來也所有調遣用命服勞一行人別姓名開申乞賜推賞所有某不合專擅調兵及專行誅戮一節謹席藁俟罪外伏候指揮

乞與共討信州闕軍有功者轉官推賞

具官方某狀竊惟漢人有言曰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以化天下信州闕軍其罪當誅久矣某自到任已來日夜圖之而未有一可任事之人方欲以兵取之則本司無兵之可調方欲乞於朝廷則此等狗鼠何足上勞君相之慮環視精選得一有用之材曰從事郎上饒縣令程應新然彼方爲縣令其勢不足以運掉一州也而某於是委之攝行州事旁搜遠取又得一可與共功名之士曰擬迪功郎何惠生然彼方爲士其位未足行事也某於是留之本司僉幙其不知者以爲過客也使之以過客爲名館于信州廩月以察盡諸軍之情僞盡得闕卒之姓名及

方城集卷之三  
識諸卒之面目入其黨與探之試之離之間之結之收之  
往反圖爲至于十數所與共謀者上饒程令也乃者八月  
秋試士人喧雜於是借科舉之名密調諸寨精銳頃之棘  
外而選彼黨之強壯者收之棘內然後謀取其渠者而殲  
之彼入覓者誘而致之數處同時下手一朝擒之頃刻之  
間皆就誅斬急張旗榜以壓衆心軍民安堵如故合城內  
外不驚一塵所調捕兵不傷一卒實縣令程應新擬迪功  
郎何惠生之功也斯二人者使其一爲見任守臣一爲見  
任僉幙皆不當言賞蓋本職公事也今程應新以選人縣

令行郡守之事何惠生以江州進士任潛師之責非其膽  
畧度越常人何以不動聲色不煩朝廷調兵將徒手縛虎  
之竒功某伏覩在法捕獲強盜選人改官白身補授今來  
二人之勞非止捕盜而已欲望公朝特賜敷奏將程應新  
特與改合入官何惠生特補文資給迪郎郎真命以爲趨  
事赴功者之勸外有頭自用命立功人張濟爲第一功王  
伯茂鄭榮次之若頭目以下則排軍璩選藍安居寶汪福  
余正陳福秦明徐強余寶及百姓吳龍吉軍兵吳強郭茂  
余照二楊旺洪貴張琛魯先程先塲元凡壹百餘人內

日立功張濟本司已於信州見管進武校尉綾紙內書填一本給付張濟克賞外其餘並合厚支犒賞欲乞朝廷劄下信州於有管官錢一切支行庶幾賞不踰時則三軍感悅他日可以使人仍乞劄下本司照候指揮

辭免誅逆閱轉官

具官方某狀照對某今日十四日伏准省劄以信州誅勦閱軍事備奉 聖旨方某運謀集事與轉一官某切惟百官有司各有所職曠職分之當爲者固不逃司敗之刑爲賊分之當爲者亦無受賞之理蓋某之事與程應新何惠

生不同也若使程應新爲見任守臣何惠生爲有官僉惟亦不當言賞惟以其選人縣令而行郡守之事進士僉幘而任潛師之托是以可嘉若某則爲所當爲僅可逃司敗之刑而已今公朝賞不踰時以爲厲世磨鈍之具因衆人而及某焉若某以本職公事而受賞則是僥倖而冒功頑鈍無耻人謂某何所有上件 恩命不敢祇受欲望公朝特賜敷奏收回成命庶幾小臣得安分守伏候指揮

江東提刑一考乞祠劄

具官方某狀照對某伏准咸淳三年二月省劄受前件差

遣某卽於當年四月二十五日入江東境交割本司職事  
越今年肆月貳拾四日書壹考某竊惟荀卿之書以禮遜  
爲僞衛風之詩以素餐爲非苟以荀卿之言爲嫌而犯衛  
風之刺則爲頑鈍無耻之士伏念某學未語上才不逮中  
冑乘使者車而行外司寇之事雖小大之獄必以情而聽  
訟未能無訟雖得其情哀矜而勿喜而囹圄中未能惟中聖  
人之言替月而可今某試之暮年而風俗未能變化囹圄  
未能空虛弗績厥功孰大於此所以未卽司敗之罰者  
聖賢在上不求備於一夫也某是用不敢犯素餐之訖而

避僞遜之嫌伏望公朝特賜敷奏姑畀祠廩使某以自量  
之心而爲自全之地實拜天覆地載之造伏侯指揮

辭兗江西轉運副使

具官方某狀照對伏今月二十日伏准省劄備奉 聖旨  
某依舊職除江西計度轉運副使某聞命震懼懼泛於喜  
某竊惟小器受大任者有顛覆之虞一命至再命者有盈  
滿之惧某一介不才濫叨皇華之遣司臬江左凜凜曠瘵  
乃夏五月旣叨進職之恩今甫半暮又叨改轍之命俾之  
將漕于西非但小器受大有顛覆之虞而一命至再命有

盈滿之惧所合具申公朝乞賜敷奏改畀時髦庶安愚分  
伏候指揮

蛟峰集卷之一

宋方蛟峰先生文集卷之三

三韓後學張一魁梅菴編次

文宗谷霖蒼先生鑒定

秦臺筠菴侯良翰介夫甫較輯

古董後學虞世愷尹疇參訂

蛟峰集卷之三

賀董矩堂

後裔庠生國禎述

某啟伏審先膺典冊進秉鈞衡有王佐才人謂用仲舒之  
晚任天下重今乃得伊尹之時皇路大亨蒼生胥慶孰不

交陳于頌語僕方願獻其忠忱某竊謂自古至今未易有  
明良之會惟天祚宋豈終無平治之期每念吾皇屢更元  
彌越若老奸之執柄遂令上意之吹蓋但欲損外廷之權  
反以開旁逐之罅雖震聰英斷視堯舜無以過之朕中書  
積輕有周召不能爲者而况暫焉冢司之虛佇拂乎人心  
之多疑或云巨奸之復來或曰外關之晉拜議論交撼證  
候可驚忽開昌運于千齡乃宅耆儒于百揆致君之責實  
重當世之務孰先恭惟某官四海一賢兩間儀器齊家治  
國平天下夙韜大學之經綸佐王經邦統治官素抱太平

之綱領時止則止當爲必爲人盡倚冰我則爲仲宣之接  
浙衆方辭甲我則爲裴度之請行旣深愜望霖之心空卽  
展擎天之手朕適處艱難之會正有資撐拓之功仰而思  
之非無事者如國計當裕而邊防當飭士風當美而民瘼  
當瘳此雖久積于弊源朕尚可施于活着惟當正邪勝負  
之際最關治亂反復之幾清晝之狐狸方嚙南衙受屈高  
岡之鳳凰欲集東方未明幸弦轍之一更空弓旌之四出  
多培元氣少抗外邪使朝廷之肅朕則宗社之幸甚某自  
擢禮闈之桂卽栽化治之桃聳觀登庸喜至欲舞燕雀賀

夏先歌庇寒士之詩蟋蟀吟秋當續得賢臣之頌非私禱也與衆望之謹具啟事端人馳貢鈞墀百拜申賀伏惟鈞旨俯賜鑒察不備謹啟

賀何提幹

恭審入登法從就領神皋夜半思賢劃聞漢宣室之召日邊作牧驚見趙京兆之來輒持一瓣之香以贊九頓之賀恭惟某官才弘且毅器博以周運斤成風解全牛于四顧策轡奔電洗凡馬而一空自其不卑小官于州縣之間已知降大任爲社稷之重剛亦弗吐柔亦弗茹以霹靂之平

而把麾威于不怒信于不言以天地之公而持斧翺翔卿月驅馳使星足用度而不斂于民士無飢色有仁義而可利吾國王曰遄歸第版曹適當煎熬乏興之衝而京邑又有彈壓不行之弊狐噪萬狀蠹穴百端如上必欲無拂乎人主之私心而下又欲不傷乎天下之元氣雖有智者實惟艱哉惟公權衡二者于熟慮之餘則我邦家庶乎有無窮之福方見君子有益人之國毋使小人執理財之權蒼生望之赤心及此如某者窮途場屋借逕右階雖素無根抵之先容未甘與草木而俱腐月身三匝方吟繞木之無



依雨燕孤飛尚冀捲簾之放入一枕歸嚮萬舌莫彈謹具  
啟事專諸台墀申賀伏惟台旨俯垂鑒念不宣謹啟

賀王僉樞

某伏審顯膺宸渥擢贊廟謨江左喜見夷吾屹爲砥柱中  
國喜相司馬先領天樞增重朝廷聳瞻夷夏恭惟某官盛  
名蓋世直道致身于衆人方醉之時冷指醒眼居萬物爲  
園之世獨秉方心越歷班二乎中外踐敬之時已知卓二  
乎弘毅重遠之器總司例司之條畫足鎮國中春官天官  
之規模可推天下室從碩闡卽上幾庭矧惟世事江濤之

秋又值人物晨星之會兵懦而國弱財匱而民貧及間暇  
可以有爲以疑信費于虛擲惟事二備乃可以無患言人  
人殊何以成功必資運幃幄之中折衝樽俎狀後坐廟堂  
之上不問甲兵邦其永孚于休公有無窮之聞某竊休大  
廈側聽溫綸休哉登庸喜而不寐帝謂何見之晚漢豈憂  
匈奴哉天將大任是人商爲真宰相矣非私禱也與衆望  
之

賀程僉樞

某惶懼頓首加拜申稟樞密端明相公先生鈞座前某伏

審明廷渙號右府督賢上念李牧廉頗冀精神之強趙王  
命程伯休父圖宥宥以興周增重朝廷聳瞻夷夏恭惟某  
官淵源伊洛人品富韓萬頃涵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一  
團和氣聽之也厲卽之也溫自入長于島臺卽躋榮于紫  
閣御史作朕耳目持剛亦不吐柔亦不茹之心文昌爲天  
舌喉行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之事宐從雉正徑上鴻樞矧  
惟世事江濤之秋又值人物晨星之會兵懦而國弱財匱  
而民貧及間暇可以有爲以疑信費于虛擲惟事三備乃  
可以無患言人三殊何以成功必資運幃幄之中折衝樽

俎狀後坐廟堂之上不問甲兵邦其永孚于休公有無窮  
之聞某以書生爲門弟子聞明主得王佐才休哉登庸喜  
而不寐紫泥一下咸謂僉書之得齊賢旣墨又新倚需中  
國之相司馬非私禱也與衆望之伏丐鈞炤

賀胡殿院

伏審推從諫省晉貳臺端玉立坡頭久抗青蒲之節芒寒  
殿上再揚白簡之風除月一頒僉口交慶恭惟某官邦之  
瑚璉學者斗山忠言嘉謨有舒贊諸子之不及細旃廣廈  
非唐虞三代則不陳龍旒簡知豸冠益峻當栗烈冰霜之

操爲胚胎霖雨之基某庇竊萬間喜聞三接燕雀之賀  
屋輒控輪囷鸛鵲之在秋天佇觀凌厲深慚塵瀆伏丐淵  
涵

賀丁司諫

伏審龍墀疏渥騎省升賢白簡回天已芒寒于柱後青蒲  
伏地又王立于坡頭吾道之亨下民是望恭惟某官邦之  
瑚璉學者斗山峩惠文之冠風采敷于天下坐細旌之席  
仁義陳于王前簡在帝心擢司廷諍君子得輿民所載也  
毋使昌黎之疑陽城袞職有關我儀圖之更令淮南之憚

汲黯栗烈冰霜之操胚胎霖雨之功某庇竊萬間喜聞三  
接輒憑一紙以寫萬分無任冰兢伏祈淵鑒

賀吳守

某伏審宸陛疏榮輔藩借重一絲高潔猶有漢故人之餘  
風千里廉平又見吳河南之作守下車戾止交笏慶之恭  
惟某官睂山之蘓華陽之范蓬山直上便當執筆于二螭  
棘寺橫翔胡尚持麾于五馬行且召矣姑少俟之某一別  
轉頭五年撚指末由面賀徒切心傾維巢而鳩居之幸有  
滕君之屢在及門而馬後也勿云爲賈之賀遲盈臆願言

非舌可盡伏丐台炤

賀邵正言

戊戌狀元之及弟獨冷甚安慶曆御筆之諫官新除再見  
崔鳴而和鵬怒則飛喜直道之可行空清朝之增重忠良  
得路已辦蔡君謨之詩議論回天必須張元素之力非私  
禱也與眾望之某雖病欲歸因喜亟賀萬間之托大廈不  
徒私上棟之安一言之訂千金庶或伸南衙之屈深慚塵  
瀆伏丐淵涵

回趙少保

某伏以天子維辟公實賴暨飛之助宗廟為小相偶叨駿  
走之聯奉以周旋曰予先後適際慶成之始允為無疆之  
休未罄賀私先蒙遜牘兄弟婚姻無胥遠矣來此雍神  
祇祖考其安樂之錫之簡略申稟謝未究願言伏丐鈞  
炤

回鎮江徐總

伏以諸侯上之王人已聞環召三館中之冷客猶辱杯傳  
旨哉竹葉之香華矣菖蒲之節久聞公瑾願為不覺醉之  
交未許屈平乃作我獨醒之客下拜受也中心藏之伏丐

台照

回王檢閱

某伏以九重渙號半刺借賢奏上汗青已就補天之巧香  
傳泥紫忽催分月之行除目一頒僉口交慶恭惟某官師  
尊姬孔奴視遷彪雖驪龍之珠惜爲漁者之所得朕塞馬  
之福詎非鴻造之復還便當立柱下之斑胡乃屈治平之  
駕會且召矣姑少俟之某不能畱行慚無舉羽之力薄言  
往送冀寬接浙之期無限心丹尚須面白伏丐台照

回南班冬

魯雲喜書又報有年之兆趙日可愛易爲向陽之春茂對  
昌辰宥哀殊祉恭惟某官爲善最樂大雅不羣舒柳放梅  
天必私于玉葉拔茅連茹地行錫于圭桐某濫伴吹藜又  
聞鳴竹方圖面賀先辱手箋百萬買宅千萬買隣密邇仁  
人之里一陽爲復三陽爲泰願依君子之朋無限謝丹尚  
須控白茲祈台照

回徐總

君子占七日之亨陽從地起王人序諸侯之上福與日新  
方擬慶箋先蒙異汗恭惟某官氣排冬凜德配春和一綫

添長緩如絲之六轡重緹嗟暖回挾纒于三軍或適其歸  
可拱而俟其冷伴青藜之杖浪辱蒲萄之觴既有滴紅寧  
憚斗十千之直第虞飡素不無困三百之譏感藏諸心言  
不盡意

回西倉送酒

茲審揚旌拂日擁纛朝天且分萬斛之春例及百億之底  
光生節朔惠重泰山今朝捧漢殿之觴被沾丐者多矣他  
日作商崑之醴願公溥其庶乎具此控酬伏祈錫登

回皮嘉興

氣應黃鍾又報放梅之信香凝畫戟頓回樵李之春對此  
新陽空爾遐福某未由執贄先辱傳觴勿謂孺文之飲此  
特私恩但見公瑾之交不覺自醉下拜受也中心藏之幸  
有滴紅寧憚長安斗十千之直第虞飡素不無河湣困三  
百之譏感藏諸心言不盡意

回南班正

玉曆頒春又報桃符之換璇源襲慶空增葛藟之長未卽  
贊恭先蒙墜汗恭惟某觀使領衛太尉振二公子藹二吉  
人脫穎金枝自是向陽之木分封圭葉行連拔茹之茅與

於蛟岫先牲妙鼎  
卷之三  
時偕行何福不至其居蓬山底托樾蔭邊四爲鄮五爲遂  
幸甚藩籬之剖破三千耜四千趾但求畝畝之歸耕亟報  
掌書餘需面賀伏丐台炤

回詩祕書送物

某無功受素飡之祿方懼河濟之貽譏聞君上白玉之堂  
乃許瀛洲之隨步未由贊慶先辱貽箋餽我生魚旣育化  
天池之便酌之浮蟻又欣回冰谷之春玉蓮深契于吾心  
繡瓜可托于永好燦狀之女驩狀以相愛得之若驚長者  
之賜少者不可辭歸之斯受尚須面白以控心丹

回王漕賀新除

伏以東觀底僚偶塞除書之數西清法從忽來華剡之頒  
得之若驚報于何有退思僥冒益重凌兢昔繙閱乎道家  
山之藏尚訛渡豕今超躡乎蘭臺郎之選寧免濡鵝所當  
後汰而前揚莫非左提而右挈一字之褒榮于袞辱先施  
之七襄之報不成章非敢後也尚圖面控以罄表私伏丐

台炤

回安吉楊守

六十屬觀象喜頒魏闕之條二千石惟良融作雪溪之慶

大坡先生文集 卷之三  
與時借極何福不臻恭惟某官風韻浚明天資疑遠陽春  
布德已奉行玉札寬大之書肆夏升歌卽展布金鑿論思  
之事某未申贊賀先辱貽箋茲飲公瑾之醇醪不覺自醉  
若作商宗之醴酒更賴汝爲感之在心言不盡意伏冀台  
照

回楊守送重午

某冷坐道山罔記菖蒲之節香凝茗水忽傳竹葉之馨敬  
再拜之得一醉矣有餘謝悃尚須嗣箋第乏報璠惟祈炳  
鑒

賀吳是壘弟中鄉試

種槐久矣殆如種德之多折桂以之何啻折枝之易山川  
且爲之改色雞犬亦爲之動容恭惟某人博大弘深高明  
寬厚以是父生是子載瞻砌玉之芳以難弟得難兄共副  
儒林之望三獻小淹于抱璞一鳴始見于驚人淡墨書名  
不在郡英之下泥金作榜卽爲四海之魁

賀何梅境入太學

監闈奏凱帝學騰聲行當高占南宮而魁唱彤庭猶使同  
登瀛洲而蜚英壁水造物者將玉其成就大君子益顯其



姓名

賀何曾六又得鄉第

秀芝呈瑞已為鶚表之占撒棘登名果見鳳雛之捷金鈴  
夕報鄉錦晝榮恭惟某人望聳儒林芳聯棣萼章經教子  
于詩書尤用其心竇桂收功在造化可謂有眼更看黃甲  
自有青檀某賀在人先喜如已有遙想長安得報弟兄兩  
處和氣春風少頃浙漕聯鑣父子一門人間天上謹箚申  
慶伏丐炳原

賀余吉甫升學 中十一名

凱奏上庠共仰天荒之破名標先進咸瞻月窟之登香藹  
桂林光增梓里喜溢萱庭之色榮聯棣萼之華明時幸際  
于乾亨嘉會果符于萃聚綢繆托好忻懌無涯昨陪賓席  
之後塵過辱主儀之前席未遑牋謝徒重甲顏奠綵驅羊  
盟手鴛緘伸燕賀策勳奏馬狀頭虎榜佐龍飛

賀人中鄉試

綵戲斑衣雛飛丹穴秋闈勇戰已登天府之名春榜聯鑣  
又續世科之脈

賀同年中鄉舉

高題雁塔增耀螺川鷺于下鷺于飛民獻有十夫之翼舉  
十麟之趾麟之定天潢分四輔之輝宗子實爲六一卿之  
榮適應五百年之盛茲逢喜事倍激慶棕泮水林中荷不  
隔同年之面凌烟閣上又將垂異日之名

賀周幾堂請舉

掉臂鄉闈登名天府看榜中姓字如吾友果是得人想分  
內功名在造物豈容欠我到此日方知篤信詩書之效則  
天下豈無秉持衡鑑之明某如已得之逢人誇此燕雀賀  
廈敢以豚犬而代行鵬鶚橫秋更冀鷗鵬之速化心之所

愜言不能宣

賀吳是叅入室

肅消良辰榮歸華第木石之竒規模之壯可知勢力之恢  
繩墨之巧斧斤之精皆出主心之用在道傍免三年之歎  
見胸中有全室者存未至往觀且陪申賀遣蕪蕪而致敬  
具畢甕以助懽笑而畱之幸何大也

賀能和尚生日

日臨良月天借小春萬寶呈祥一佛出世人天共贊善類  
均懽恭惟某托在契厚倍劇忻愉敢指南極老人星仰祝

西方無量壽謾持非物僭作伊蒲

回人請

掃門求見方愧魯人之皋開閣相延乃辱郇公之翰圭三  
跪誦鼎九恩隆雖私心欲退以循牆狀厚意不容于避席  
權狀之恩燦狀以相愛辱先施之長者之命少者不可辭  
事斯敬矣

方聘陳

元老克壯采芑之猷藐焉冷胄宰相不對治粟之問華矣  
名門昔相望乎周漢之間今幸托乎朱陳之好恭惟令侄

女某小娘幼閑四德有南澗蘋藻之儀刑某次學生某家  
傳一編匪東山芝蘭之子弟荷不棄菲苜之體遂獲綿絲  
蘿之盟諾既拜于千金幣敬陳于五兩圭馬而琮錦繡其  
慚庭實之微屏雀而褥芙蓉行近門闌之喜

方聘何

咏揚州之梅清矣參軍之胄采新田之芑冷哉元老之家  
幸作合之自天俾借榮之有地恭惟令女擬封于沼于泚  
習知鳩德之儀而某次男于禮于詩粗聞鯉趨之教幸因  
冰語遂契月書定盟已及于三年納采尚遲于一介鮮聖

賢之訓不以貨為禮狀婚姻之始非以幣不交輒略彌文  
敬陳薄贄圭馬而琮錦繡愧無周行人使聘之將屏雀而  
禱芙蓉尚冀李監宅門闌之喜葵心無限楮面莫殫

蛟峰集卷之三

十一月二十三日校於此四庫全書

方蛟峰先生文集卷之三

宋方蛟峰先生文集卷之四

三韓後學張一魁梅菴編次

文宗谷霖蒼先生鑒定

秦臺筠菴侯良翰介夫甫校輯

古董後學虞世愷尹疇叅訂

後裔庠生顯庸

顯述

序

嚴州新定續志序

郡之有志所以記山川人物戶口田賦凡土地之所宜也  
嚴于浙右為望郡而界于萬山之窟厥土堅而隔上不受

潤下不斥鹵雨則潦霽則槁厥田則土淺而源枯介乎兩山節二級二如橫梯狀其民苦而耐其俗嗇而野其戶富者畝不滿百其賦則土不產米民僅以山蠶而入帛官吏日廩率取米于隣郡以給而百姓日糴則取給于衢葵蕪秀之客舟較之浙右諸郡其等爲最下下而嚴之所以爲望郡而得名者不以田不以賦不以戶口而獨以雲山蒼蒼江水決二有子陵之風在也郡志自淳熙後缺而不修者距今七十餘年矣吳越錢君可則以太府丞來守嚴政事之暇爲之訪蒐以補其缺編削訖事走書屬予爲序予

謂嚴爲我 太宗皇帝 高宗皇帝建旄之地今 皇儲賜履之封則一郡之山川人物風俗戶口田賦職方氏皆欲究知之矧惟 天子聖明勤恤民隱凡州牧之出辭入覲必詳訪焉是編之作非惟可以備顧問亦可以少助宵旰民瘼之萬一也

雲塔序

南臺沙合河路通先出狀元後相公此晉人語也至今方驗水繞壺公山蒲陽朱紫半此古語也後渠水包山而高科者甚衆如響斯答豈人才之隱顯盡在天而不在人與

此猶曰陰陽家之說非吾儒所信也三山千簇寺七塔萬枝燈謝泌此詩蓋謂閩多文章士秀氣聚于山與塔也妙果院造一塔范文正公曰此番水文章之應因目曰文筆山後二十年趙汝礪果魁天下文正何人豈惑乎陰陽家者予謂宇宙間一氣也山川氣之宅山川之氣有厚有薄則鍾而爲物爲人亦異故山之潤者必有玉川之媚者必有珠茂林蒼鬱芝蘭郁乎其間榿楠杞梓松筠楸栢挺出而特起者必天地英華剛勁之氣宅乎此也惟人亦朕穹崖深密必有龐碩朴厚之人崇岡峻拔則當出磊砢岌嶭之士申甫降嵩嶽軾轍枯眉山其險著矣漕貢進士方君至京謁予謂其鄉自溪堂後未有顯者今幾百年氣數當一復陰陽家謂是水口值風雷峰若文筆聳立當有掇巍科者今擬其鄉之同志峙一塔于雲屯之峰以迓氣數之復予謂君不必以陰陽爲詞但舉文正之言謝氏之詩以扣同志孰不聞風以興

橫城義塾序

橫渠先生有志于復井田之法嘗慨朕欲共買田一方畫爲井田而行之一鄉先儒之行好事其志之烈如此予于

三代鄉里之學亦有志焉嘗願得屋一區聚鄉黨之英教  
 之讀書講明義理而躬行日用之斯亦可以自求相規之  
 益也歲在庚申婺之士相與踵門而告曰吾鄉有橫城蔣  
 君沐慨狀有淑後學之志勸義塾而請予為之師予曰是  
 予本心狀師則不敢姑相與正其始而以待當世之賢師  
 可也明年春扁舟泛雪直造雙峴與塾主相與訂正所以  
 為教之條目一旬之中以九日讀書講明義理而以一日  
 為科舉業條畫具行之越月塾主請載之冊曰又當翻新  
 塾而恪守之予謂見義必為此勇者之事樂得天下英才

而教育之非君子不能推是心塾主以君子之心為心而  
 又勇于義若是則予曷敢不成其美遂錄其大槩而併為  
 之序其或規模之有未善者正以待方來之賢師訂而改  
 諸

誠齋文贈集序

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知味者在飲食之外也誠齋先  
 生磊磊<sub>二</sub>何<sub>二</sub>挺<sub>介</sub>介<sub>介</sub>立故發而為文則浩氣薄天吞吐溟  
 渤足以推倒一世之豪傑豈必齟牙屈曲波譎濤詭艱深  
 蹇蹇思苦形枯使人讀之不能向狀後為工哉雖狀大篇

巨冊浩渺無涯或傳于經或集于文或散于遊戲之翰墨  
繁臆屹屹猶有未能盡窺其班者況場屋一日之士乎西  
安李誠叟取先生片言隻字之有助于舉子者開條類分  
爲前後集前集爲綱者四十三後集爲綱者三十二名曰  
文贈益鼎嘗一變皆足以炙人口而膏筆端也千里外來  
徵予序予謂先生之文豈止于舉子之助而已乎舉而措  
之可以捍拓宇宙彌綸國家黼黻皇猷袞冕古今知味者  
又當于此乎求之毋但曰贈炙而已矣

邵英甫詩集序

詩不必工于詩者泥也詩所以吟咏情性是以寄吾之  
情性之妙可矣奚必工前輩有以放而詩者謝靈運是也  
有以狂而詩者李太白是也有以寓而詩者陶淵明是也  
有以窮而詩者郊島是也有以怨而詩者屈平是也以文  
爲詩者昌黎以史爲詩者少陵以挾爲詩者非今之江湖  
子乎放也狂也寓也窮也怨也文也史也雖其爲詩有不  
能皆出于情性之正者而其所以詩則亦各寄其情性而  
已惟挾則詩之罪人焉邵兄英甫吾鄉之秀也讀書之隙  
且寄意于吟咏集而成編來謁予序予謂子非挾者也豈



其文乎史乎窮乎怨乎抑狂乎其放乎子以儒業其身而志于詩子姑以此寓情性可也勿泥勿工請子識之

汪君明詩序

汪君明以妙年挾英氣而爲詩以吟藁一卷并爲序介朋交示予曰願得子一言以自壯焉其自序之說以作詩未能子方將爲子長遊遍走天下名山大川歷覽翫搜以發其英華果銳者此益得于馬子才送蓋邦式之詞之意也予謂子志美矣又將何以進子乎昔老泉蘓公之初爲文也舉進士不第曰此不足爲吾學于是閉門讀書絕筆不

爲文辭者五六年涵蓄充溢抑而不發久之慚狀曰可矣由是下筆沛然但見其中之源泉混混而不知其所從來至于詩之優柔騷之清新投之所向無不如志此蘓公之自述也狀則子長之文得諸天下之名山大川而蘓公之文得于環堵一室之內而已矣以吾子之才之氣作詩特餘技何事于子長尚當端拜老泉先生以爲師則他日爲遠器君明日唯于是書之爲贈

汪稱隱松蘿集序

徽汪稱隱年妙而雋于才故有餘力于詩今爲嚴學正以

郡檄校士子籍于淳之鄉校子耄病峽中稱隱顧焉出吟  
卷二集曰子爲我評之子素不詩不曉詩家尺度姑與子  
論詩之道可乎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  
詩所以吟咏性情而已矣感物而動矢口而言不失其性  
情之正斯可也讀子之詩如詠青藤杖屬玉枯桑數章夷  
易而有沉潛如客淮沿途諸詩英發而有感慨夫遜言而  
沉潛者藏乎智也直道而感慨者見乎義也卽此充之其  
進莫禦或曰如子所云詩一出于情性之所發則從事于  
詩者將何所用其力而詣其至乎曰學以培其本氣以達  
其支則橫馳直騫皆不失其正矣稱隱唯之否

洪磐陸先生詩序

唐李漢堦昌黎翁乃能集昌黎所作而序之漢亦得托以  
自聞于後世夏生濂子族之外孫也以婦翁洪磐陸翁平  
生善題詠懼其死而詩不傳錄其藁爲一卷求潛壘石菴  
諸老爲之序以托不朽此亦漢之用心與自陵谷易位士  
失其本心語之以道義則笑而走濂也獨沒一爲婦翁存  
其詩其篤志好義足以厚人倫起人之善心允爲可書濂  
年十二三時陸翁一見竒之卽許妻女焉陸翁可謂能知

方蛟峰先生文集  
人而胸中倜儻不凡矣豈徒能詩而已哉

雁蕩林霽山詩集序

霽山林德陽前進士也壯年英華果銳之氣無所托托璫  
瑰玉佩大放厥辭吟卷一編囑朋友胡天放轉致石峽山  
中請予評之予惟詩所以言志蓋直洩其中之蘊而無待  
乎外者狀而騷人文士于得意處每日神助蓋光風霽月  
有以發之狀後勃有奇氣唐人謂張燕公守岳陽而詩  
益悽惋蓋得江山助也德陽自雁蕩遊會稽而錢塘潮汐  
之吞吐吳山烟霏之舒捲瞻望兮咫尺縹緲兮余懷所以

觸其情發其感者朝暮無日無之故其悽惋之情夷  
以遠聞以章率有古意非潮海吟笑而已矣于詩家門戶  
當放一頭因書卷端以歸之

胡德甫四六外編序

世人有言司馬君實不能四六無損乎四朝元老子謂不  
狀司馬公者所謂梓人不能葺牀足者也若其鋸者鋸斧  
者斧梓人豈能欠斯人哉汪彥章作冊康王文曰漢家之  
厄十世空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天  
下讀之戚狀起朝覲謳歌之心曰吾君之子也壽皇初兩

唯保障虛張魏公以右相視師尋以讒召洪景伯當制曰  
棘門如兒戲耳庸謹秋防袞衣以公歸兮庶聞辰告兒戲  
本指邊將而天下謂詆魏公而不平夫以一言而收天下  
之心一言而缺天下之望則四六可苟乎哉胡公伯驥德  
甫余鄉之老師學問淵源山湧泉出而尤長于四六近得  
啟事數篇觀之交乎上者不諂交乎下者不倨且鋪敘旋  
折咳唾歷筆如散文每篇于頌之末必有所規之末必  
有所勸若施之制誥當有彥章之得而無景伯之失矣陳  
后山有言韓以文為詩杜以詩為文余于胡公四六亦云

林上舍體物賦料序

賦難于體物而體物者莫難于工尤莫難于化無而為有  
一日之長驅千奇萬態于筆下其模繪造化也大而包乎  
天地其形狀禽魚草木也細而不遺乎纖介非工焉能乎  
若觸而長演而伸杼軸發于隻字之微比興出乎一題之  
表惟工而化者能之前輩賦鑄鼎象物曰足惟下正詎聞  
公餽之歆傾鉉既上居足想王臣之威重因足鉉二象而  
發出經綸天下之器業賦金在銘曰如今分別妍媸願為  
藻鑑若使削平僭叛請就干將因藻鑑干將四字架出擎

空樓閣願爲請就又嗚朕有金方在治之義識者固知其爲將相手噫化矣上庠林君采長于賦月書季考每先諸子鳴一日出示一編曰體物賦料自天文地理至草木禽魚合二十門凡涉體物字面收拾幾盡閣筆寸晷者得是編觸起春雲秋濤之思或可以化無而爲有矣

周月潭詩序

三代而下詩獨稱少陵蓋其以史爲詩不以詩爲詩也武強周月潭因宇宙大變挈家東西走托詩紀其事蓋直敘其情而無事乎追琢者丙子丁丑盜哨之禍可攷焉亦卿

之詩史與因爲賦兩詩以敘其端家世牙籤入劫灰猶存詩種發枯藁騎牛夜半歌誰和跨馬月明敲又推且說山中窮快樂莫言世上活輪迴欲知天地心安在冷看溪橋雪後梅又曰誰云世上無君子試看林間有散仙康節逍遙在行樂希夷快活只鼾眠不言宇宙山河變且擅風花雪月權撞著頭皆太極賞心樂事浩無邊

名物蒙求序

童蒙未識宇宙內事雖此身不識其所從來况同胞同與者乎法當從事物上起十弱冠時業書館苦于初學聰明

不開爲作蒙求一卷教之以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人物之大原人倫之大本次及其飲食衣服切已日用處使之先識其名次通其義積習既久雖木石之愚者亦豁然爲之開明朕後知天地間無不可教之人伊川程先生曰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朕後當脫朕有貫通處初學之學雖與大學之格物不同朕太極之冲漠無朕者豈在萬象森朕之外哉此之所教特先其近者小者而所謂遠者大者亦不遠乎此而已矣丙子後有朋友拾得此本于兵革燬燼之餘者持示予問所爲作之意遂爲道其所以朕

題跋

青陽方氏義聚跋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千萬太極生二之道一無不分之理雖天地不能拂此而過之而况于人乎雖朕天地之理一本不能不萬殊而萬殊不能不一本也惟人則一者固可以萬二者不能以一非惟不能一旦不知其初之一矣菴明允有言吾父之子今爲吾兄數世之後不知何人此薄俗之通患也青陽之方以義聚而居者數世國初嘗旌其門此誠義族也後三百年其遠孫時發以縣志所載者來

此下至末首謂本列第六卷後

卷四步此

宛見國初氣象使人感慨也予觀東京之樊三世共財北魏之楊總服同爨唐崔郾之三世張公藝之九世皆有太古風狀昔之同者終不能不異何也物不可以終聚理與勢狀也釋老之廬聚數衆歷數百年而不弊者又未嘗不可以終聚何也彼無生<sub>二</sub>之道也若生<sub>三</sub>者衆則情僞日多衣食不給則聚者不可以日久也狀則人生而羣萬殊者終不可一與曰可有大宗之法

跋洪智堂地理心機

諺云一世識陰陽三世翁無墟墓場此爲不識陰陽之理者發欲識其理則程子五患之外莫非佳山水也洪石菴與乃翁復菴自言高于陰陽之學狀皆爲已而不爲人數世兆域皆其自卜世之言陰陽者不足以眩之其所卜所不出數里之外非如他人之自淺其山水必求于他邦數百里外者今其家福祿昌熾本支盛大又有非他太所可及此可謂真知陰陽之理者矣其從子曰應東園其先塋之山川形勢及其世家福澤之奇名之曰地理心機又將推已之學以及他人其用心亦仁矣哉陰陽之術示雖未達而其理則固深知之近毛伯玉來予贈以詩曰當面有

方塘先生文集  
山人不識却于山外更求山族人有小養子住山之麓者  
予贈以詩亦曰風水不從天上落元來只是屋簷頭此可  
與知理者道吾子若記予之說推行之則可謂識陰陽之  
理者曾楊當在下風

書鳳山呂首之玉京勝槩圖後

鳳山呂首之以吟咏作玉京勝槩圖二十首讀之皆有奇  
思有微意使人坐萬山中如觀京城之巨麗也首之云如  
今生不遇後來當有楊子雲予謂知我者希則我貴矣何  
必子雲

題薛「舍集

孟軻氏發性善一語反以激荀楊韓子之爭端周茂叔說  
無極而太極亦以啟陸子靜之排詆立言之難如此乎薛  
君其過予袖示一編五言七言長短句皆有可觀者首卷  
曰性理論也河洛辨也中庸大學論也井田議也噫是數  
者皆當世大儒所難言者君乃脫口如灑灑似不見其所  
謂難者何輿軻遠矣請試以問茂叔

題梅騷後

寬閒之野寂寞之濱不以無人而不芳此謹獨者之事也



窮堦暝雪疎籬曉霜毛皮剝落孤幹獨挺此特立獨行者  
之事也梅乎梅乎其遜世無悶者乎非斯人也而友梅  
友我乎哉屈平一不見知則悶以死其悲憤自况徧及乎  
菊蘭蕙芷而獨不敢及梅乎猶爲知量者有客過予自號  
梅友出示一編曰梅騷且以不及梅爲騷之矢不入騷爲  
梅之恥將以補騷缺也噫嘻果如子言則平不得爲知量  
者矣

題方景說出家疏簿

東坡翁問佛印曰鑊湯獄圖中何獨不畫和尚對曰人間  
惟閻羅閻羅怕和尚翁曰怕你則麼對曰若使閻羅自犯  
亦要和尚懺除此詩人所謂善戲謔兮不爲謔兮者與方  
景說來言鑊湯無冷處惟和尚快活願捨身入龍華寺以  
爲死中求活之道乞一轉語以干宗族鄉黨之仁人君子  
噫嘻聖賢未嘗許人從異端也但釋氏得時其力足以活  
人吾儒安能禁之苟自度吾力不能活之則聽其依釋以  
自活亦可已有肯助緣便請下筆

題家狀籍

舉人書鋪翁生持一籍來曰我將以此訪丑科之省元狀

元且謁予序予戲之曰昔陳搏有雙元集嘗持以語人曰  
天下省元狀元盡在予集中今子亦搏之術乎雖朕搏之  
術數也天地之通塞人才之隱見有理焉君子不謂數也  
方今天下林澤空鈇鉞鈍赤子如溝中瘠明詔蒐材正將  
以得經綸天下之大器豈徒詢詞藝云乎哉嚴之山峭水  
秀代不乏人子試以此求之雖未學陳搏之數而來科之  
省元狀元當在子籍中矣